母爱如河

胡晓芹

时光的河缓缓流淌，将记忆冲刷成细碎的金箔，每一片都闪烁着母爱的光芒。提起母亲，千言万语都道不尽她给予我的深情。

母亲出生于五十年代，姥爷是公社书记，家中只有她和舅舅姐弟俩，这样的家庭条件在当时算是不错的。然而，她的奶奶却极度封建，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还秉持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旧观念。固执的老人，硬是让年幼的母亲背着舅舅去上学，却坚决不让她踏入学堂半步。但母亲对知识充满渴望，许多知识都是她在学堂外的窗户下“偷学”而来。在姥爷的支持鼓励下，十几岁的母亲就凭借出色的能力被大队选为妇女主任。她带领着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开垦荒地，种植板栗树和水杉树，用勤劳的双手为集体创造财富。在二道河一带，人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能干的姑娘。后来，经媒人介绍，母亲认识了身为老校长儿子的父亲，从此，她离开大山，嫁到了平畈上。

初到新家，母亲便面临着一大家子的生计难题。爷爷是双石中学的创始人，作为校长，他带领全体师生，上山砍树搭建学校，开垦荒地种植芝麻，还养猪改善师生伙食。一大家子的事务全靠奶奶打理，父亲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十三口人吃饭，一人一碗，一大盆饭，无论是干饭还是稀饭，瞬间就见了底。作为二嫂，母亲心疼正在长身体的小叔子小姑子，每次盛饭，她总是站在最后。很多时候，她的碗里只有小半碗米饭，甚至有时都没有，只能喝点凉水，吃点红薯充饥。但母亲从未抱怨，当她看到四叔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小姑趴在石磙上写字，三叔生病了还不忘看书，她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充满书香气息的大家庭。为了让一家人都能吃饱饭，母亲起早贪黑地到处开荒，多种地，多收获庄稼补贴家用。

我上二年级时，母亲总是念叨着不能做睁眼瞎。村里开办夜晚扫盲班，她就先把我和弟弟安顿好，喂好小猪仔，给老水牛添足草料，然后提着油灯去学习。没有笔和纸，她就把我们写过的作业本用橡皮擦掉，铅笔也都是我们用得拿不住的铅笔头。母亲找来粗细一样的小竹子做笔筒，把铅笔头套住，一笔一画认真地写着，全然忘记了白天在庄稼地里劳累了一天。遇到不会的字，她还会虚心地问我和弟弟。正是这份努力，让母亲学会了记账，每天摘茶叶的收入，她都能一笔不落记下来，算账时计算几两茶叶多少钱，速度比我还快。母亲对知识的这份执着追求，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

母亲平时节俭得很，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但在我中考时，她却破了例。中考前几天，她亲手为我缝制了一套衣服。临行的早晨，送我到学校集合准备上中巴车时，她像变戏法一样给我戴上一块银色崭新小巧的女士机械手表。她贴着我的耳朵轻声说：“这是你第一次出门到县城，要吃好睡好，别睡过了耽误考试，尽力就好，考不好俺们就上古碑高中，或者再复习一年。”坐在车上，我抚摸着手腕上的手表，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扭过头，不敢看她充满关切与期望的眼神。

母亲是一个整天围着家转的勤劳人。她精心伺弄着一年四季的庄稼，照顾我姐弟三人，还要养蚕、摘茶，放牛、养猪，一刻也不得闲。父亲在学校上班，一休息也是全身心扑在家里，和母亲一起为这个家操劳。我上师范时，平时一个月回去一次讨生活费。每次父亲会去会计那里预支工资给我，还会去街上买一块冰冻的挂满盐霜的五花肉给我解馋，直到现在我的舌尖依然很怀念那肉的香味。母亲则会留点肉煮一大锅咸菜，装满大玻璃瓶，让我带到学校吃。

有一个月，我想着节省些零花钱，所以一个月多都没回去。一天晚上，我在教室里正沉浸在绘画一幅准备参加校展的作品时，坐在教室门口的小詹同学突然大声喊：“胡晓芹，有人找！”谁会找我呢？抬头一看，身穿藏青色外衣、扎着两个麻花辫的母亲提着大小包站在门口的灯光下。我揉了揉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母亲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母亲用粗糙的手，紧紧抓住我说，“凌子，你是不是生病啦？怎么不回呀？我在家里总是做噩梦，干活也打不起精神，就跑来看看你……”

晚上，我和母亲俩人挤在宿舍狭窄的小钢丝床上。她跟我说一路上的经历，为了省钱，不舍得坐拖拉机，从家里走到上码头，买票坐船，下船后又一路向人打听才找到学校。30年过去了，那段记忆仿佛还在昨天，清晰得让人忍不住鼻子发酸。

第二天，我陪她来到梅山大坝景区。我用省下来的生活费，奢侈一回，请大坝景区专业摄影师以大坝作为背景拍下了珍贵的照片，也是我求学以来第一次来大坝。照片里母亲的笑容灿烂，那是我第一次发现，为家庭操劳多年的母亲，原来也有着如此美丽动人的模样。那一刻，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定格，让母亲永远拥有这样灿烂的笑容。

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的头发渐渐变白，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多，但她对我们的爱却从未减少分毫。当我们生病时，她彻夜不眠地守在床边；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为我们遮风挡雨；当我们取得成绩时，她比我们还要开心，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

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每当我照顾孩子时，总会想起母亲当年照顾我们的点点滴滴。我开始明白，母亲的爱，是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爱。它如涓涓细流，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它似温暖的阳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像坚固的避风港，让我们在疲惫时可以停靠。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带着母亲的爱，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也会将这份爱传递下去，让它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流淌，生生不息。

母亲的“小宝”

顾道敏

父亲去世后，70多岁的母亲执意要自己单住。母亲生来强大，我们做儿女的都知道。还好，她跟父亲有属于自己的老窝，虽然简陋一些，过日子的功能都具备，她眼闭着都能摸得清，很顺手。房子旁边又有一个小菜园，上粪浇水都方便。好吧，孝顺孝顺，光有孝没有顺也不行，违背她的心愿，按孩子的安排来编程她的日子，也是一种不道义！

某天，母亲在一家邻居家喝喜酒，席间有狗为争骨头打了起来，以至于有一只狗被群狗攻击逼到了墙根底下，窝在墙角浑身瑟缩，支棱着毛，不敢动一下。喜东家正准备派人把这只小狗赶走，母亲说：“我来瞧瞧。”这条狗已经不能自主走动了，母亲用一个蛇皮袋把它装回了家。

这只小狗其实也是成年狗，黄不黄、灰不灰的毛看起来像一堆烂棉花，腿非常的短，头上的两块癣，被别的狗撕开了痂，正露出红肉渗着血，一条前腿、一条后腿都瘸了，母亲买来清创的、治癣的、消炎的、生肌的各种药物，狗“汪汪”叫，非常戒备，拒绝别人靠近，母亲弄来食物和水，让狗狗慢慢平复情绪，狗狗确定不是来攻击它的，不再惊恐，不再拒绝，后来开始配合。母亲在小狗的脚爪里，捉出了许多狗鳖子(寄生吸血虫)。

过了一段时间，在母亲的调理下，小狗不再怯懦，伤好了，脱掉了难看的旧毛，长出了一身油光的新毛，肚子圆滚起来，腿也有劲了，就是矮了点(属于那种矮腿犬)，先前一直耷拉着的尾巴，现在时常像竖起一杆小旗子，自豪地、快乐地在母亲左右颠来颠去，母亲给它起名叫“小宝”。

小宝来到母亲家后还要跟一个特殊成员斗智斗勇、磨合适应。那个家庭成员就是“虎子”，它是只猫咪。

父亲还在的时候家里种有农田，每年会收一些粮食，那时候老鼠很多，亲戚家里的老猫生了两只小猫，好说歹说才跟他讨了一只。农村有俗语：一龙，二虎，三猫，四老鼠，说的是老猫生得越少，小猫越有本事。虎子捉起老鼠来，也真是虎虎生威。不仅家里人特别待见它，同庄的邻居也很看得起，常常好吃好喝把它借去镇守粮仓！虎子是只女猫，成年后不久，怀孕了。母亲稀罕得很，买鱼、蒸蛋羹、捉蝗虫，比伺候孕妇还尽心。

有一天，全天没见到虎子，母亲很着急，找来找去都说没见到。那是夏天，蚊子很多，母亲洗完澡坐进蚊帐里等啊等……晚上十点的时候，虎子回来了，嘴里叼着一团肉红色的东西，挣扎着要钻进母亲的蚊帐里。母亲仔细看看，是一只刚生出不久的小猫。虎子把小猫咪放在母亲的头边，又着急麻慌地跳下床，跑走了。不一会，虎子又叼来一只刚生出的小猫咪，同样钻进蚊帐里放在前一只猫咪的旁边。这会儿才卧下，心安理得地舔舔两只可爱的宝贝。原来猫咪生产的时候是不让人看见的。因为夏天蚊子多，所以就叼进蚊帐里，猫母之爱子与人何别！

小宝跟虎子注定有一场漫长的较量。小宝刚到母亲家，虎子瞪大眼睛、呲着牙、毛发炸起，随时都想冲上去咬它，幸而有母亲的干预。每次母亲给小宝上药，虎子就会高高地翘起尾巴，转了一圈又一圈，好像是在看笑话。每到吃饭的时候，虎子总是高高在上，蹲在桌子上，小宝只能在桌子下面蹲坐，如果头超出桌子伸出来被虎子看见，虎子就会对桌下大叫以示警告，小宝也知趣地把头再缩回去。母亲专门给小宝准备的骨头和吃食，虎子都要跳下去亲自检查一番，确认没有什么值得它觊觎的，才骄傲地走开。但虎子的东西，小宝从来不去过问，也不敢过问。但如果有别家的猫狗来打扰，小宝总会挺身而出保护虎子娘们。都说人心是肉长的，其实猫心也是肉长的，慢慢的小宝和虎子之间没有了强烈的火药味，可以和平共处了。其实，就是虎子不再敌对小宝了。

小宝和虎子它们各有分工，小宝每天晚上睡在门外面母亲给它做的窝里，它是护家的。虎子呢，晚上睡在母亲的脚边，是陪伴的。白天母亲在哪，小宝就在哪，寸步不离。所以母亲逢人就说：“我现在是三口之家，出门有陪伴的，家里有管家的。”

母亲身体好的时候种种菜、跟猫狗说说话、帮邻居搭把手，日子从未有过的清静。曾经没有别人帮助她，自己养大了六个孩子，一直在奔波操劳，也许她真想清静清静。但一次我们回家看她，发现供桌上父亲的遗像被翻转过去了。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天天吃饭时，你爹看着我，我吃不下去……”说着话声音哽咽了……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母亲生病。我们的手机二十四小时不关机。白天还好，按部就班地工作，夜里但凡手机一响，一个激灵跳下床。一次夜里十点多，母亲突发脑梗晕倒了，她白天有预感，怕打扰孩子没说，夜里撑不住了，电话才按响就摔倒了，一看是母亲的电话，但只有小宝在“汪汪”乱叫，知道不好了。我们急忙赶到时小宝还在大叫、扯母亲的衣服……

母亲有脑梗，有糖尿病，耳朵也越来越背，医生鉴定有脑萎缩，渐进性老年痴呆。有时很熟悉、很亲的人，突然间不认识了。八十二岁的母亲不能独自居住了！这回不能任由她了！

把母亲接走的那一天，我们收拾母亲的东西，小宝也忙前忙后，东西装好了，母亲还没上车，小宝就先跳到车里。母亲说：“小宝，这回不是走亲戚，下去，好好看家！”小宝抬起头眯了眯眼，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听懂，望了望母亲的脸，摇了摇尾巴，直接趴在母亲脚边。最后还是母亲把它抱到车下，迅速关上了车门，扭过脸去……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小宝一冲一冲在追赶车子……

父亲

王健

2025年4月30日6点40分，父亲安然离去，似一片静谧飘落的秋叶，摆脱了疾病的桎梏，去往母亲所在的远方。

1935年2月1日，父亲出生于贫寒农家，幼年曾受私塾启蒙。1951年春，年仅16岁的他投身治淮工程，于南岳庙区治淮指挥部担任宣传干事。治淮工作落幕，南岳庙区教育专员王锡久对他委以重任：“你去那破庙里办所学校吧，孩子们眼巴巴等着识字呢。”自此，父亲开启了长达46年的漫漫教育征程。

他如一位不知疲倦的拓荒者，新建骆家庵初中等8所学校。建校期间，他头顶烈日，草帽下的脸庞被晒得如古铜般黝黑，与工人们一同搬毛石、抬水泥，平整校园土地。数月未归，整个人黑得仿若从非洲而来。此后，他先后执掌多所学校，白天倾心授业，夜晚开办扫盲班，助力众多成年人摘掉文盲的帽子。1978年，他调任独山镇教育专干，并兼任独山镇中心小学校长，几年后，又转任骆家庵乡教育辅导员，直至光荣退休。

父亲在46年的教学生涯里，如一位勤勉的园丁，兢兢业业，对学生关怀无微不至。他在乡村小学担任校长时，学校前面有条河沟，每逢降雨，过河石墩便被淹没。父亲每日清晨即至河边，挽起裤脚，赤着双腿，踏入河水，将学生们一个个稳稳背过河去。担任乡辅导员期间，他频繁穿梭于各校之间，敏锐洞察问题并及时纠正，正因如此，骆家庵乡学生成绩在全区名列前茅。父亲在遗书里写道：“我在担任教育行政干部期间，创建七所小学、一所初中，历任多所学校校长。1997年3月退休，回归农村那草顶土墙的老屋，我未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未带走公家一草一木，亦未曾辜负党和人民，以及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父亲遗言：“我虽为家中独子，却有幸在风雨中不断磨砺。如今，后人已繁衍至60多人，最令我欣喜的是，家中竟有14人投身教育事业，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堪称教育之家。”

父亲身为教育干部，凡事亲力亲为，所有文稿皆亲自撰写，字迹工整，笔力雄健，力透纸背。他对子女要求严苛，倘若我们学习懈怠、惹是生非，必定会遭受他的厉声斥责乃至棍棒惩戒。正是得益于父亲的严格要求，我们兄妹8人，多人考入师范院校，成为人民教师。“严教”背后有着深沉的爱，他是我们人生的灯塔，指引我们如何教育子女与学生。

父亲的身躯，曾如一棵苍劲挺拔的松树。九十余岁高龄，依旧耳聪目明，反应敏捷，声如洪钟。父亲生活极有规律，特别乐观，不纠结不后悔，活好每一天。只要自己能做的事，绝不麻烦别人，怕影响他们的工作。

父亲像一个铁圈将孩子们箍在一起。父亲在，家便在！每逢节假日，我们如归巢的飞鸟，从四面八方赶回，陪父亲。今年春节，我与大哥两家陪伴老父亲共度佳节。年初二，子女们纷纷前来探望，儿孙40多人齐聚一堂，热闹非凡。

正月十五，父亲兴致勃勃地跑到菜园，弯腰铲起许多青菜，用袋子仔细装好，说道：“这可比你们城里的菜好吃多了。”他站在门口，目送我们上车，从后视镜中，看见他不停挥手，身影渐行渐远，最终消逝在暮色之中。

未曾料到，一向乐观健康的父亲，突然变得食欲不振，体痛难忍，胸闷异常。3月22日，我接到父亲电话，心急如焚，马不停蹄赶回老家。一到家，便瞧见父亲蜷缩在椅子上，身形消瘦，面呈灰色，双目无光。我急忙驱车送他至医院检查。犹如晴天霹雳，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父亲，已时日不多。

病情发展迅猛，远超预期。但父亲异常坚强，注射灌注化疗药后，疼得牙关紧咬，面色惨白如纸。医生见状，欲为他注射止痛针，却被他坚决拒绝，他想凭借自己的意志扛过去。

父亲在疼痛间隙，便与我们畅谈家常，从生活琐事谈到为人处世，从教书育人谈到家庭教育。他嘱咐我：“丧事一切从简，要热情接待亲友……”他把所有的事都安排妥妥当当，不给人留麻烦，不添负担。

最令他欣喜的，孙子宏岳在中山大学领奖。4月23日下午3点，网络直播广东省第七届高校(本科)青年教师教学大赛颁奖仪式。当看到孙儿走上主席台，接过一等奖证书时，父亲原本虚弱的身躯，突然挺直，眼中燃起从未有过的光芒，接连发出三个“好”字，仿佛将一生的骄傲都倾吐而出。那也是他最后一次绽放笑容。

5月2日，送别父亲，回望老屋，父亲的身影仿佛无处不在。如今父母皆已离去，我们在这茫茫世间，还能否寻得那回家的路？

妈，儿子想您了

王玉珏

小时候，我每天放学，踏入家门就喊：“妈，在家没？我放学了，我饿了！”妈就会在屋里应答：“马上就吃饭了，放学就要吃饭，一天三催饭！”后来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吃饭前夕”。

长大后，我下放去了农村，一年半载都不回家一趟，我就把对妈的思念写在日记里，对着笔和纸倾诉想家的心绪，一遍遍地念叨：“妈，您的儿子想您了！我想回家！”晚上，我仰望着窗外远方闪烁的星星，仿佛听见妈对我说：“珏儿，妈也想你啦，好好干吧，等你有本事了，妈就跟儿享福啦！”

后来，我有了工作，分了房，成了家，可是回老家的次数更少了。我把妈爸丢在了老家，老人家就静静地住在南门口那低凹老旧的房子里。即使逢年过节回家，也是妈妈忙里忙外做出美味佳肴让我们坐享其成……

现在，再也吃不到妈亲手做的饭菜了，再也见不到妈的音容笑貌了，再喊叫妈也不能应答了。

昨天夜里，我梦见妈了！梦可真厉害啊：我妈来到我的面前，我冲她喊：“妈，你咋来啦？你是怎样找到这儿的呀？妈，我们回家！”白发苍苍佝偻着背的妈，还是原先的样貌，只是冲着我笑，不说一句话，而且见了我，转身就走。我拼命地喊：“妈，妈，等等我呀，咱娘俩一起回家！”妈头也不回，说：“妈得回另一个家，儿呀，我看到你就行了，只要你们好好的，妈就放心啦！”我急得大哭，像小时候一样，去抱她的腿，一抱居然撞墙上了，一下子醒来，我满脸泪花。哎，我的妈呀，儿多次梦见你，今天，你终于说了话……

妈，儿子想您了！我知道，您走了四年多，也很想儿子呀！于是儿既开心又落寞，开心的是这次梦见你头一次说话；儿落寞，原来是一场梦……

妈，你说过，儿是娘的心头肉，无论儿走多远，都走不出娘的心尖，永远离不开娘的胳肢窝。妈，儿还记得呢，你说儿走多远都得回家，娘在家就在。

今春，在一个闲暇的日子，儿独自步行回到您曾经住过的老屋。我围着院墙转了一圈又一圈，在大门口泪水扑簌簌流着……儿想起，每次妈在巷道、在门口接儿的情形……可今天，再也等不来我白发飘飘的妈。“妈，我回来了！”我歇斯底里地高喊着。“我儿长大了，已有自己的家了，不要总惦记着妈。”巷道中我似乎听到妈在应答，可四周静悄悄的，哪儿有妈的踪影啊！

巷道口那棵老槐树仍然还在，树苍老了许多，它的叶子在春风中冒出了新绿，沙沙作响，几只麻雀好像不认识我一样在枝头只顾欢闹。以往妈把我送到巷口老槐树下，目送我的远去……

我不能进老院子，因为老院子和老屋子早已移主，十多年前就已经卖给别人了。于是，我只能扒在门口，从门缝中朝里张望，力图寻找妈妈曾经的脚步，寻觅妈妈曾经的身影，寻嗅妈妈残留的味道……可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一切都空空如也。

妈，儿子想您了！春天的时候，你在门前的小树旁给儿补衣服，一走神针竟刺在手上，你用嘴吸血的情景，儿记忆犹新，怎能忘记？

夏天的时候，儿已经睡了，您困倦的打着盹，手里还拿着芭蕉扇给我们兄弟姐妹扇着凉风，驱走蚊虫，浮现在儿的眼前，怎能不记得？

秋天的时候，我跟你去苗圃林场扫落下的树叶回家烧锅，您累得满头大汗，手捧河沟里凉水喝的情景，早已刻在了儿的骨子里。

冬天的时候，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我陪您下河洗衣服，您用棒槌砸开冰面，在水里搓洗衣服的双手冻得通红，仍历历在目，儿终生难以忘却。

城市有时喧闹得让人烦，河流有时静默得令人怕。世上有多少儿女离开家，远离了妈，世上有多少母亲都在为儿女牵挂，那些生前及时尽孝的儿女子孙们，你们真的伟大！千万别等阴阳两隔，留下终生不可弥补的遗憾。

又闻麦香

吴修全

时间到了农历四月初，春花已谢，夏花盛开——野蔷薇开了，金银花开了，苦楝树也开花了。这各种花香掺在暖暖的初夏的风里，有时在人不经意间悄悄钻进让人的鼻孔里，成为令人惊喜的暗香。

布谷鸟匆匆从头顶的蓝天飞过，叫着：“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让勤劳的农人听了，心里有一种紧迫感，繁忙的夏收夏种即将到来。田野里的小麦在初夏中午已有些毒辣的阳光的烘烤下已现金黄色，散发着小麦特有的清香。今年的小麦穗大，籽粒饱满，可以预见这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说到收获小麦，我们这儿现在已全部实现机械化(水稻的收割也一样)，一个家庭农场，千把几百亩的麦子，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就收割、销售完毕。我们这儿夏收季节田野里是看不到什么人的，只能看到几台收割机在麦田里飞快地来往穿梭，几台大型拖拉机在公路上奔驰，把收获的小麦销售到大型烘干厂里风干，即使下着小雨也能收获麦子。

在我小时候，繁忙的“三夏”季节可不是这样的。在童年的夏收季节，是父母和乡亲们最为辛苦的时候。随着布谷鸟的声声催促，田野里的小麦成熟了，夏风吹拂，翻着金色的麦浪。父母乡亲们刚收割完油菜，插完早秧，还来不及喘口气儿，就又要投入到紧张的割麦劳动中。

小麦必须在晴好天气的时候收获上来，割后在田野里晒干，捆好，担到打谷场上。如果天气晴好，就整齐地铺在打谷场上继续晾晒。夏天，中午的阳光强烈，能晒得小麦秸秆儿发出“啪啪”的爆裂声，这个时候是农人最高兴的时候，因为麦穗晒干了就便于用连枷拍打脱粒了。用连枷拍打的时候，两个人举着连枷面对面站着，你一下，我一下，拍打着往前走。地上的小麦是麦穗对麦穗成行整齐地、薄薄地铺在地上，便于两个人用连枷拍打，不会重复，也不会遗漏。一遍打完，用草叉翻过来晒个半个小时左右，用连枷接着再打，如此循环，只到麦穗上的麦粒脱完为止。干活的时候，两个人要配合好，掌握好节奏，就像音乐里的打拍子，这样才能干得又快又好。逢阴雨天，就要把麦捆子在打谷场上堆起来，等到晴天的时候再脱粒。有时逢连阴雨的天气，田里的小麦来不及收割，站着就出芽了，看了让人心疼。

小时候的麦收季节，天气晴朗的中午，乡下到处都是连枷拍打小麦的“啪啪”声，有的节奏缓慢沉闷，有的节奏欢快清脆，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声音就像一首好听的乐曲，这是一首快乐的收获之歌，响得越久就代表小麦的收成越好，乡亲们就越高兴。打麦是一项很辛苦的活儿，中午越热的时候越要干，一遍打下来，人热得是汗流浃背，可是看到丰收的果实，心里还是很高兴。

那时的食品工业不发达，勤劳的乡亲们把收获上来的小麦晒干、扬尽，离吃到又白又香的面粉还差着好几道工序。由于是在土质的打谷场上打的，小麦里难免会有灰土、石子等杂质，所以加工面粉之前要用竹篮装着在清澈的池塘里淘洗，并仔细地拣除里面的石子等杂物。淘洗干净的小麦放在圆形的竹箔里，在大太阳下晒干。晒干之后，装在笆斗里，担到面粉加工厂加工成又白又细的面粉。

这种自己加工的面粉真的非常好吃，非常香，无论母亲做出什么样的面食我都感觉特别好吃，绝没有现在食品添加剂的担忧。那时家里比较贫穷，有时我们孩子想吃肉了，家里却没有钱买，母亲就会给我们做一次手擀面，配上自己家菜园里的蔬菜，放上猪油，非常筋道，非常好吃。平时，母亲还会用自己做的酒糟做酵头发馒头吃，都非常香。那时，不知发酵粉为何物。

插秧，割麦，插秧，忙着忙着，不知不觉，端午节又到了，乡亲们还会用自己家收获的油菜籽榨的油，用自己家新碾的面粉炸点心吃，那种香味能飘散得很远很远，我至今记忆犹新，永远不会忘记。

我在春天有话想说

(外一首)

赵延文

春天来了
我打开了话匣
叨叨絮絮的，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在春天不适合讲话
我语焉不详
词不达意
那么多人都在听
庞麦郎的歌声很磨擦

我父亲话不多
他在春天走的
我听见父亲嗓子咕哪了一下
算是跟我交代了后事
那个春天一大片一大片的绿落下
仿佛生死不可阻挡
我父亲在春天到来时走的
我父亲不是瓦匠

父亲把话都种进土里
在春天长出一棵棵树
我一直没有明白
为什么一到春天我就话多
而赵大塘的树却在春天
集体沉默

我是那片叶子的另一面

太阳照在你我身上
如同照在同一片叶子
你我的笑容
在阳光下如出一辙
究其原因，我和你是亲兄弟
我们的眼神都像父亲
父亲将一个字折成两半
并成为你我的名字
我头发已白
你也会秋霜尽染

一到春天我就想回去播种
老家的田四四方方
紫草田灌满了春水
父亲站在田埂等我们
太阳照在父亲的脸膛和土地
古铜色的脊背屹立成碑
紫草花从水田开到岗上
开出春天最美的祭奠

兄弟，你在这个春天越来越鲜明
越来越像父亲
你是春天那片最透明的叶子
你眼角阡陌纵横
开满了紫色花朵
风一吹花朵就会摇曳，就会结籽
而我也会快乐地颤动
我是那片叶子的另一面